

卷之二百六十七

重 韶 路 校 古 信 阮 美 高 楠

李 大 金 喜 先 生

翁 程 吉 時 候 且 丁 上 美

高 宗 謂 事 古 且 美 作 月

周 點 藍 生 且 直 長 化

巨 馬 未 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十三蕭

昭 昭公十五

辛景王十
未五年

十有二年

南闕集註是年閏正月

汪克寬篆跋晉昭

六年卒曹武二十五年陳滅杞平六年宋元

二年秦襄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末十四年

齊景十八年衛靈五年葵滅鄭簡三十

二年春秦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末十四年

唐燕列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陸德明釋文僕音奚孔頤達正義疏註三年至國都

正義曰劉炫云杜贊以

僕與奚為一亦云高僕古孫秦二十九年傳音

蘇仲曾孫非古孫也

今知非者案世本故仲生莊子莊子生僕子僕子之孫鄭是僕為故仲古孫

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東二年始期

瞻子歲同范甯註三年所奔齊者高僕古孫齊大夫也陽秦列邑不言

于燕未得國都也林堯豐句解三年僕出奔齊高僕古孫秦大夫之

北燕伯于陽杜預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僕古孫齊大夫陽即

陽

春齊高僕帥師納

于陽內弗受也。陽即唐，燕於邑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霸。江充寃篲疏接唐縣令屬保定路通音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左氏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預註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林堯叟句解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即陽也。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先得入唐。止齊陳傳良章指傳見北燕伯款不書名。葉夢得誠右凡經書納者皆與其納也。若但因衆而不論當否則何納之與。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何休註即納上伯款非祀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陸機明釋文斷下管反。又丁亂反。徐廣雅註即納至問之。解云。納上伯款者即上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其祀父命而見納。言于邑者即東二年夏晉趙鞅韓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註云。明其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所有故奪其國。支正其義也者是也。然則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納上伯款即非祀父之命者。正以出奔稱伯不似蒯聩稱世子故也。是以何氏於款之上連伯言之。見非祀父之命云。又微國出入不兩書者。僖二十五年邾人圍陳納嬪子于頃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註云。頃子出奔不書者。

小國側也是也。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莊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
時孔子年二十三。其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公誤為伯牙。誤為子陽。
在生傳流聞
不知何註。如猶季也。猶曰。秦女所不知。何寧可彊更之乎。此夫子能為後人。
法不欲令人妄億措。子絕四。毋毒母。出母固母我。釋文。女音汝。強。其
丈反。今力呈反。平余聲同。億於力反。錯也。故反。或七岳。反字或作措。疏註。
如猶至憶措。解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耳。見其事。卒次在側之。
徒。不見之。何故。曰。奉汝所不知何也。孔子雖知伯子陽者。是公子陽生。但
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彊更之乎。莊子年
星宵如雨之下。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後君子脩之。曰。星宵
如雨。何以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而星不言。又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
錄之。然孔子脩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之者。欲示後人重其舊
事。以劉公。即君與為不上禮之類也。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人妄億
措也。憶措者。僨謂有所假處。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億。廢不
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若僨廢而半之者。無傷。即榮也。其未半。由也。其死
矣之類是也。若僨措而妄者。正得學者不思之義也。則學而不思則罔之。

對是也。云子絕四者，備於鄭註引之者，欲道無事億萬，乃孔子所絕。是以脩春秋而有其義矣。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註唯齊桓晉文，能以德優劣，大小相次。序蹟詩唯齊至次序。解云：謂其盛時事也。及其衰末，亦不醇醇。是以僖十三年，穀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而何氏於僖四年，許男辛臣，辛華，許穆公之下。註云：得卒葬於所，傳閑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者。是穀之會當桓末年，許在曹上，非其次序之事也。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註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處，不改更信。史占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註立孔子名，其姓絕譏刺之辭，有所失。書是立之罪聖人，德盛尚謹，故自名爾。主書者，聚納纂也。不書所纂出本，蓋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揚子下言于此。繢者，史文也。此繢本在上，從史文也。繢文惡納鳥跡，反頭註其姓至之罪。解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云主書者，聚納纂也者，正以春秋之義，立納入皆為纂辭。且上有伯款出奔齊之文，知今納宜是纂人也。註不書至不錄。解云：正以上三年之未伯款出奔，遂歷十許年，許應有君矣，陽生纂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之假令非被篡，但是微

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寧不畧之乎。何氏所以必將未
踰年之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闇底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即相較之
徒是也。注不足至史文也。解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師納北燕。
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
北燕之字。因而從之。不妄改順文。楚經其大夫成然者。左氏作成能。設梁
作成虔。葉夢得讖。伯于陽者何。至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右此即孟子
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此本自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發之以為魯史。亦由晉楚其事與文。未嘗不同。約魯史
以為義。則在我爾傳。間之不審。既變易其辭。專以主會為說。固失之矣。又
益以公子陽生之事。且前見北燕伯欵出奔齊。故令齊以高偃納之于陽。
猶言納頤子于頓也。不再見北燕者。以未得國而入其邑。如鄭突之機。衛
術之夷儀也。其文豈不明甚。傳見經未有書納君者。亦不見北燕。故妄為
說以意之。陽生齊公子也。謂燕適與之名同。固不可知。然輕凡言納者。皆
與其納之辭。公子而與其納。其義亦不可通矣。此亦傳每以納為篡。是以
失之而弗悟。春秋善善惡惡。以示勸沮於天下後世之書。非徒為史以記
事之書也。苟錄於經者。其義有取焉。若事有闕。不足見義。則刪之而已。何

用不革而必書之哉。而公羊穀梁每爲疑以傳疑之論。吾未見著一王之法。而反傳疑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亦矣夫。平居教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其言。而不知所以爲經者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蘇伯之不名。何也。范甯註據義不可次。則應名而絕之。楊士勣疏傳蘇伯之不名。何也。釋曰。楚人圍陳。納謂子傳曰。納者何。內弗受也。彼稱納而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書名。則不書名乃是棄事而擇怪。蘇伯不名者。衛侯朝入于衛。傳曰。湖之名惡也。則諸侯有名。出入皆名。此蘇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惟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爲楚微者所納。故亦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因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因言名。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標書名也。不以高惟挈蘇伯也。註邵曰。公子進以去公子爲望。蘇伯以書名爲望者。臣宜書名。故酒去公子。乃爲望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蘇伯則爲望也。是以目蘇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惟挈之。釋文望苦結反。以去起吕反。葉夢得識右。諸侯出奔。而自歸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不以諸侯得相名也。故楚子納頓子不名。齊高偃納北燕伯不名。魯納齊子糾晉納邾捷菴而名者。子糾捷菴皆未居。

也傳之不以高偃挈燕伯則是然不當與自歸而名之者一之以趣問也。以納為內弗受其失與前同張洽集註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趙奚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據見前左氏傳杜氏注見前杜預註孫復尊王發微此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于燕者明未得國都也劉敞傳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劉敞續衡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書而見於春秋者載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事非卓诡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诡蓋何足復錄乎明春秋之作據魯史當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証聖人也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教患哀禍也顧以為弗受反當遂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何不名頓子乎蘇頌清解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無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之蓋燕未得所都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納者六其四

或納大夫或納公子其納失地之君惟而頤子北燕伯是也春秋諸侯失地則生名頤子北燕伯失地不名者蓋孔子之意也夫立諸侯者惟天子爾諸侯不得立諸侯也諸侯失地則名頤子北燕伯爲齊楚納之而又名焉則是諸侯得立諸侯者特變例而不書其名所以不與齊楚之專立也穀梁曰不以高據挈燕伯蓋一偏之說公羊又非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北燕伯之納何以不名未得乎國也杜誣會義集議曰三年書北燕伯欵出奔齊此言齊納北燕伯即欵可知也出奔書名史策之常也入而不名者亦衛侯入于夷儀之比也公羊意雖以信史尊經然於是發傳理亦迂濶何休徒見晉趙荀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故以欵非犯父命釋之是亦方納而不通經之義例也謂曰未世以諸侯而納諸侯者弗一春秋不與而譏之况以大夫而納諸侯乎不正之甚也而又師以納之其惡可知矣左大公羊穀梁曰及註各見前聲微曰見前聲復善王聲微葉夢得傳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急齊高閭集註三年北燕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欵牆越在处盖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別邑而已其失國難反如此可以為公或矣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者方其出奔

已自絕其國矣。此不名者，罪其國之臣子也。東菴呂祖謙集解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蕡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左氏傳見襄杜注見前杜預註泰山徐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止蘇陳傳良後傳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頃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歎衛世子崩暦也。是內弗受之辭也。端明戴溪譜義毅梁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儂挈燕伯也。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北燕伯之出奔與其入國，其本末甚明。公羊何所見而以公子陽生釋之？如公羊之言，夫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公羊乃以不可知者爲知，其亦異於夫子也已矣。平齊洪咨夔說入者歸之易，納者歸之難。北燕伯奔齊以避諸大夫之逼，出名而納，不名其納之正耶？非也。齊為義不終行大事，不以信使燕伯失所歸也。先是景公親伐燕以納簡公，取賂而還。今命將往納，非復親伐之勤力，雖可以逆諸國都，牽於賂已之私，僅納之陽以塞其請而已。信義安在哉？翼時取鄆居公即此意。呂大圭或問：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九年楚子圍陳，納頃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趙

倉帥師以納之也。其書晉人者以其弗克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文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東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帥師而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彊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爲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爾。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耶。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爲助之辭也。本訥趙鵬龕經答燕伯之奔齊。于今十年。齊於是始納之。亦緩矣。六年齊侯伐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其無實而干其名。故不書納焉。今納之不及國。而納于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于經。不知卒歸燕與否也。然諸侯之入。有正墓。聖人於名不名。以見之。鄭突篡入。操故名。衛侯以正入于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亦不名。以別其無惡焉。季俞集義謝湜曰。燕伯之齊也。景公爲燕伯伐北燕。高偃帥師納燕伯。齊國之大義也。循而行之。則邦國豈有悖逆之亂哉。雖然。高偃能納燕伯于別邑。而不能爲之討逆臣。以反其位。非所以定燕伯而安燕國也。書納于陽。善其志矣。而未善其事也。然

伯雖失信義未當終喪不名與衛侯入夷儀不名同章家鑑翁詳說公羊
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葉曰
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歎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
此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逆逐而出因大國
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返國
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
公爲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半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
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
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曾
招孫於其境子家羈知景公無信不足伏勤使改圖良以是故黃震曰抄
高偃高偃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爲燕闢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爲
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
年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在外不知其所終也
陳深讀春秋編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
者皆被兵出奔想其力不足也出入皆有名者皆有惡也左氏傳見前錄同
前張洽集註及蘇頌漢解東漢呂祖謙集解激鏗備忘諸侯不生名失國

則名此不名者。蘇氏曰：出奔其納以高僂，不名燕伯。君臣辭也。不曰于燕。曰于陽者，未能得燕也。納者，矯置之辭。高僂初納之時，晏子有不克君賄之言，豈至此僂猶有是心，故不能得燕。僂納于陽也。燕伯不名，集義曰：亦衛侯入夷儀之比也。經筌曰：鄭突以篡入擇故名。衛侯以正入於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不名別其無惡也。燕伯無惡，故以君臣之辭加之。若有惡，則不以君臣之辭言也。衛侯入于夷儀，詳石氏之說。吳澄纂言：北燕伯下一有欵字。左傳曰：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惠公高閭集註。程端學本義邦衡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欵，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爲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程端學辯疑：左氏曰：齊高僂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案經但吉經北燕伯于聘，左氏云因唐之衆，未詳信否。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王其詞則丘有罪焉。案昭三年經書北燕伯欵東奔齊，今經人書齊高僂納北燕伯于陽，其爲諸侯明矣。公羊乃捕伯于陽三字，而以爲公子陽生，不惟昧經旨，雖訓詁本憮然也。而又非孔子之言以實之，使孔子諫明知其爲臣而非君，乃以爾所不知而不欲改

而久稱春秋為信史者妄也。其惑後世甚矣。穀梁同納者內不受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案諸侯奔而名者，雖其為何君耳，非貶而名之也。然伯不名。出奔時已前見耳，非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李廉會通接衛侯入夷儀不言納，納賴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托燕伯衛世子蒯瞗也。皆內弗受之辭也。不名之說張氏得之。按公羊此條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曷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者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詰者以爲其文當曰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蓋陽生墓立也。其說無據不可取。但其下三句諸家多引用，故具錄之。左氏穀梁子見前張大見前張公集註王元杰識義晉趙鞅納世子蒯瞗于戚。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二子皆至其邑而不及國都。然趙鞅之納蒯瞗，陽虎以爲必至齊。燕之納北燕伯，晏子知其不入。此理之必然者也。夫蒯瞗得罪於南子而已。以父而取國於子，則其事爲順。蒯瞗終以爲君。北燕伯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嬖，於事爲逆。况燕伯見逐於臣，其入也又在十年之後。國已立君，其民不貳。故止於陽邑而不得入。夫以諸侯千乘之貴，得罪於衆民人見棄失國出奔，雖有彊援，終無復國之道。春秋謹而書之，以爲失衆

失民之戒可不慎歟。愈舉集傳釋義高氏僕名三命大夫納燕伯正也不于其國而于隱則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趙汸集傳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執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執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況於大夫？其可以名諸侯乎？李衡集說著齊景之納燕伯不能盡力也。其有名者，蓋傳寫闕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曰：見前。張洽集註

註：呂氏曰：見前。東漢呂祖謙集解

註：杜預註五同盟

註：孔穎達正義疏

鄭伯嘉卒

杜預註五同盟
孔穎達正義疏
註：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

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毫城北。十六年于豐。二十二年于澶。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穀。皆魯鄭俱在焉。无五君。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穀晉脩舊書。二者不數。故為五也。或可轉寫錯誤。林光叟句解篇公牛。子定公寧矣。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將葬除。杜預註除葬道。陸德明釋文為于備反。及游氏之廟。註游氏子大叔旼。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註用設廟具。孔旼達正義疏執用至庸毀。正義曰：周謂設廟之具。若今鐵鑄之類也。庸亦用也。數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其以序立。而

三月壬申

無用即毀廟也。曰子產過安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註
毀廢廟者之辭。釋文言告女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
者。註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遠有臨時造直也。司墓之窓。鄭
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窓。釋文達音。每一音於跡司墓之室。正義曰。
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葬墓之地。為之圖。令圖其族
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對非司墓
自家之室。故註以爲徒屬之家。猶尚書註云。玄孫之親言之。以易商祖曾
祖之弟皆親親相似。毀之則朝而壩。註壩下棺。釋文胡如字。壩。北鄙反。
塗南贈反。禮家作塗。塗被賜反。蓋同。疏註壩下棺。正義曰。周禮作寔。禮
記作壩。此作壩。皆是差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家錄
而字博易耳。弗鑿。則日中而壩。子大叔請鑿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註不
敢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殯於賓而民不害
何故不為。遂弗鑿。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鑿人以自成
也。釋文漢待旦反。要義鄭莊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墓。案封。壩二字不同。
葬相近。並見前王。林堯叟向解。二月鄭簡公卒。見經註。將焉葬除。將除
治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字。大叔族將毀焉。釋文廟為葬道。子大叔使

除徒子大夫使除道之參。執用以立。執毀廟之器用以立而無庸毀。而無用。即設其廟。曰。教除徒日。子產過女子產。若過女除道之故。女子音書而問。必問於汝。何故不毀。緣何不沾道而執用以立。乃曰。乃爲我對曰。不思廟也。不忍毀人之廟也。謗又教其徒自應曰。謗將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大夫之制。子產乃使辟之。子產不思毀其廟。乃使除道避之。碑音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簡公劉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造有陪時道直也。司墓之室。鄭之堂。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若毀司墓之室。則朝而壠。壠下棺也。道直故早朝而下棺。壠崩去。禮家作之。弗毀。不毀同墓之室。則日中而壠。道直故日中而下棺。子大夫請毀之。請設其賓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言不欲过。又留賓客。子產曰。諸侯之賓。言諸侯之賓客能來會吾喪。能不厭勞苦。來會吾喪事。豈憚日中。豈惟勤勞。至子日中。無損於賓。少待片時於賓客。未無所損。而民不害。不毀墓室。於民人必有所益。何故不為。何故不迂道而為之。遂弗毀。不毀當道之窩。日中而葬。送道至日中而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以不毀游丸之廟。及司墓之室。為知禮。禮夫禮。無毀人以自成也。無毀他人以成自己。敬鉛續屏山杜氏遺說。傳子大夫請毀司墓之室。或曰。上大夫既以己廟不欲毀。使